

沈乃文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三輯

第五十四冊

黃山書社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UND PROJEC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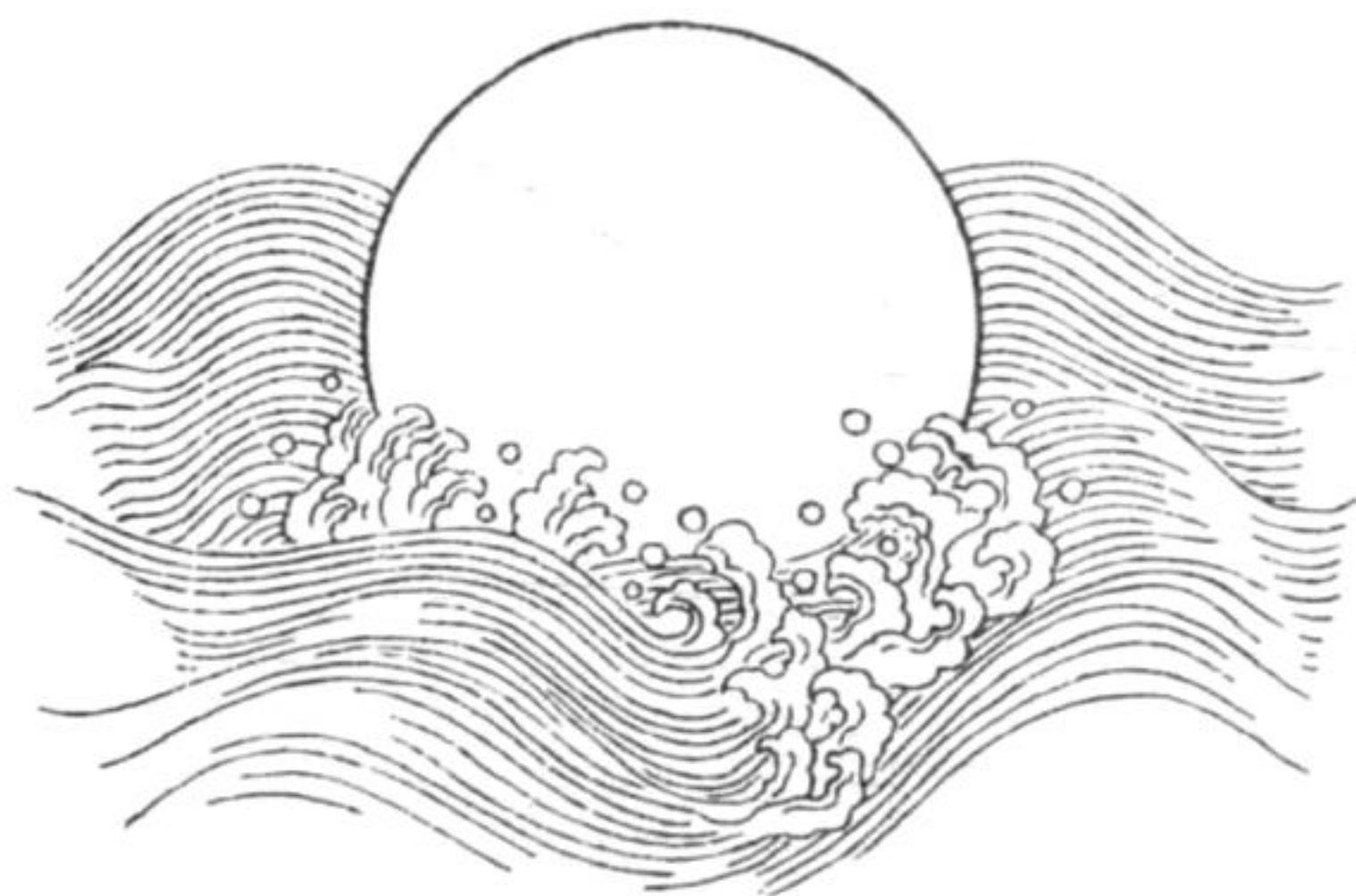
「十二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
2011—2020年國家古籍整理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沈乃文 主編

明別集叢刊 第三輯

第五十四冊

黃山書社



(明)沈一貫 著

喙鳴文集二十一卷
詩集十八卷

明刻本

沈文恭公集序

脩辭與經世不同途而同軌六經
多三代之文語語經世而辭脩其
中無意於文而文生焉故曰三代
無文人六經無文法非無也人無
之而非文文無之而非法也世降

卷之集序

一

而有文人有文人則有文法然左
馬班之徒猶能以其文載理亂散
其文亦羽翼六經垂萬世而弗朽
紀執此以証吾師沈文恭公而確
然信之紀方髫髻喜讀師戊辰南宮
試牘已出師之門而遊木天喜讀

師館閣諸課以爲博洽典則皆盛
世之音鑿鑿可施諸政迨師沒十
餘年集始盡行伏而誦之驚怖其
言洵河漢而無極而向之試牘館
閣諸課皆師井中天何眇之乎竊
師也夫師以三十年文學侍從之

卷之集序

二

臣十年執政事乾綱獨攬之
主此十年間所稱三公三孤雖
一身如晨星獨朗得君專矣而
若不易得行乎國政久矣而又
若不易行師之心方且朝乾夕惕無
一息不在天下國家則其口之所

宜亦無一語不屬天下國家庸詎知所謂辭而脩之師之所謂文亦誠無意而生故其思所抽如雲霞蒸湧格所布如河嶽奠列辭所摘如萬木百卉之呈敷獻祭皆天地間自然之文章故其序事暢而委

駁鳴集序

三

其論議辯而大其紀載該而嚴其上下數千百年以至我國朝之典故靡不周知而悉舉通今博古吟代無雙總之以經國學術措爲華國詞章益庶幾三代之文人而符合六經之文法其于左

班馬之徒曷嘗如脩辭者之屑屑焉規而模之而求以自肖而自畫也憶昔立師門時聞之師曰國家之文凡三變

駁鳴集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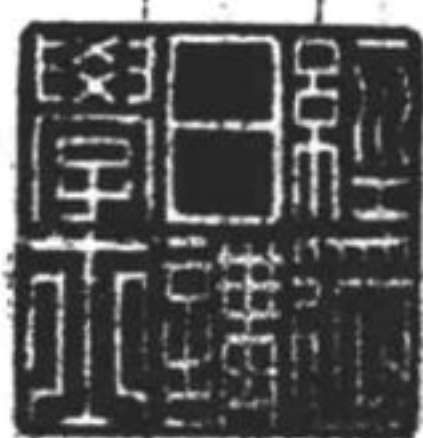
四

明興之樸雅成弘以來之高華慶曆間日求奇麗而日就浮靡椎輪化爲大輅大輅化爲雕車古道畢盡不可爲法今讀其文乃知師力起文章之衰風卽如其力挽世運而反古吾師伐在吾世何可靡滅宰相尊行其道師之若不易行者

在政不在道道行卽政行文者載

道之器固將歷萬世而師不朽而
何止行其道於今日之政文章可
以觀事業故曰不同途而同軌後
之讀師文者無徒作他人紙上空
言觀雖謂吾師操兩科而遊孔氏
之門可矧師立德又進乎文章政
事而上之

門生張邦紀頓首拜議



公生于嘉靖丁酉

喙鳴文集卷一目録

贈序

壽南充陳相公暨配王夫人序

南充陳相公七袞序

大司空萬安朱公新渠成序 代殷師作

宮保太宰海豐楊公七袞序

大司徒石埭畢公七十序

宮保銅梁張公入掌本兵序

大司馬霸州王公致政序 代楊太宰作

喙鳴文集卷一目録

曹近陽督學四川序

余少參遷貴州憲副序

周郡侯序

李同知序

葉節推序

蔡肖無序

寧波同知种方塘序 少時代人作

郡侯張原正入朝三年序

劉汝立參政江西序

喙鳴文集卷一

四明 沈一貫肩吾

贈序

壽南充陳相公暨配王夫人序

南充相公在隆慶時以舊學承弼 天子為少傅自一貫出門下所睹見者蓋三上封事其一言集與 天子秘弗傳世莫聞焉他皆宗廟生靈久長之計下郡國郡國賴其便已乞致仕歸疏數上天子不得已第聽之送都門者以為疏廣復生而

喙鳴文集卷一

一貫於時蓋竊歎之也夫服金紫馳駟玉仕宦將相富貴故鄉世人以為憲非大人之節也採芝茹苓細萬物遺人倫豈不亦亢潔哉已致身為臣與此絕又非所宜逃也令名終始皦然弗瑕士大夫顧之而非大臣之操也大臣位鼎足為 天子兆民倚毗豈其計一時之利而明哲自免此為美談不已虧乎且古稱功成名遂身退而翁去時尚陳說章章謂 天子公卿尊官厚祿第憑藉寵靈優游歲月而已曠職甚雖老宜乞身而不宜無言

以報 陛下也冀 天子憶臨別語感動之而思憂患弊屢致意焉此亦戀闕憫時欲竭忠力以舉功名之一效也嘉遯云乎哉然竟辭 主上不謂其忽加爵益祿給傳護行款情優禮君臣之間天下莫窺其際近古寡傳矣翁去之二年而 今皇帝御極上 尊號兩宮推恩在廷於是公子編修陞上書願推父職高於子得進一階之義而賜臣父前致仕時所加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之誥 天子曰微請固宜給之自三代祖妣及夫人與偕是歲也王夫人年六袞矣而翁壽加夫人二編修君謂父母並存沐浴恩澤益喜將以夫人初度上之一貫賀編修君曰昔漢宣帝時韋賢以先帝師為丞相老病乞骸骨賢有子玄成修其業故史臣載曰丞相致仕自賢始有宋歐陽公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子發郊恩特加太尉此皆以明德繼體後先相輝映焉傳之後世為美談自子拜恩而使明之考典章者有所稱述而父師之聲益光是增其壽不獨年者也國家典章弗著與功臣世

家賢大夫之業弗述史氏蓋之吾志其事以貽後
世子亦務述玄成無墜我師相之聲

南充陳相公七袞序

凡今脩佐觴之詞者效祝而已爲長者先生壽其
言尤選惠進溢不可以徵信如爲鉅公拾之惠有
所忽遺也進溢乎哉若小子一貫之爲師相陳翁
則盈于德而詘于辭始隆慶戊辰一貫奉公事對
翁實居中秉樞機既與三十三人者讀書禁中日
稟承學爲門下士闇劣不能觀翁大較得一二焉

喙鳴文集

卷十

主

翁以鞠躬履方爲臣以篤忠敬率人不佩韋弦而
性行淑均蓋有道君子也然苦隳肝膽而憂四方
上摩衮闕下劇貴近納溝撻市喻豈遠乎又殺然
社稷任臣也然通塞若水變化若龍敝屣三旌而
不顧塵釜萬鍾而不取自二疏青門以來天下高
其節體醎酸之性以無味爲御也于是乎天下以
爲累德無行不受一名然翁大臣也大臣者審權
國是甄量世材計社稷之危固于幾眇不形之先
而謹調節之不著其庸嘉隆間於易爲革鼎之際

翁與二三元老夙宵其間國史不能悉而書然起
墜脩佚當積習之後能去其太甚而已不能無縱
舍翁常言今政寬而士弛猷未遠也老成人見之
矣天下之名翁者謂翁始拜也且拜且疏十事可
以方姚陝州二年再疏四事去之歲又疏六事而
謂韋孟辭國不忘本朝申伯雖外乃心王室者也
而不知此非所以觀翁藉令翁而盡用所欲爲糴
舌散墨鬱爲雲雨何言之暇乎今雖言不能狀其
所欲言者百一而其至者不可載于言其易而藪

喙鳴文集

卷一

甲

委不可舉于書卹卹焉有餘心乎其精者具在故
沃之篇然吐口納耳精意灌輸意有感動皇極而
左右不能窺其微者效不可睹矣雖有他言可無
奏已猶有言焉忠臣庶幾之心哉一貫以爲古之
賢者常有不畢之功與不畢之言瓊材文本不有
斷不可以爲棟梁求棟梁者不有戴不可以爲室
故世之生賢必有餘國家之用賢必有餘賢者之
用於天下必有餘餘必有所用天下之族而譚者
稱渭濱八十介休九十曰猶望陳翁也翁子曰修

撰君在 今皇帝帷幄父子以經術事兩朝稱濟美而翁日夜念修撰君曰來會初度於是修撰君請告 天子曰少傅 先皇帝股肱臣自藩作輔國有黃髮邦家之休於是出精鏐文幣持詔書即賜且賜修撰君而又令守土吏存問以明尊寵德之意於是有意異數者三令甲大臣致仕非九十不存問而翁以七十雖存問 天子無特賜而翁特賜廷臣非六載不歸省而修撰始來再期且給傳嚮吾讀書禁中者聚而謀曰 天子有命吾門下士庸無以觴迺令小子一貫次言而獻之因修撰君

家鳴文集

卷一

一

家鳴文集

大司空萬安朱公新渠成序 代殷師作

國家仰河利漕河亦數病漕嘉靖間決漕者八而乙丑尤甚漕自沛國北者引山東諸泉南者導於河達於徐呂二洪顧南土高河漸北而徙或出新集或出龐家屯至是新集淤龐家屯亦淤而水從華山入飛雲橋蕩靡沛邑湛昭陽湖渠始大壞不可漕 先皇帝以爲憂咨在廷臣誰可人者余謂

朱公公往率四部中丞繡衣都水使者按行之舟出木末汎汎隨鳧上下彌漫不可辨安得所謂故渠疏之也或言宜治上流如新集龐家屯者令水有所分渠可復治上流須發卒五十萬費亦百五十萬即具矣不能操舟沒而治也河性悍土善潰曠日之所鑿一朝淤之野無青草方喁喁告而父殫大衆不解以幾不可期之功非策日者百萬粟膠淮不進獨恃 天子威靈道昭陽湖以達耳潦水盡後胡陵之陸可盪乎念治胡陵又非十二萬人不可如畫脂鏤冰費日損功終爲河伯除道矣公習於故事召問父老異時所謂盛中丞渠者安在而往視之盛中丞渠從南陽東抵夏村又東南與留城故渠會竟一百四十一里而所未就者獨四十里厥土燥剛度河不能決而道復徑可漕惟鮎魚薛沙諸泉頗侵之殺其勢則無憂發十萬人治之易耳且萬世之利也乃上疏言而或以爲不便 天子遣使者按視令遂成之公乃授水工畫竟成新渠然後隄馬家橋以遏河流之入沛者使

家鳴文集

卷一

一

家鳴文集

盡入於秦溝瀾舊渠起留城迄境山五十三里疏
支河以殺薛沙二水之勢者九十六里建閘置壩
厚隄密樹十月而告成功 天子嘉之拜太子太
保而是時公亦考三載績矣始乃舍畚鍤修禮樂
都水六使者持觴而壽殷子曰余聞先民謂黃河
北徙國家之福也丘文莊以爲不然其說曰國家
漕渠本不俟河而河性不常一日復去乃更病渠
今其言信矣夫盛中丞之績信偉然不就于當時
而待司空自司空成渠壩河不用曷嘗一日患
涸哉故曰不俟河獨如嚮之人按求故道虛廢
帑漫漶支離涓滴以補江南之輸豈太倉有也
天下亦如是而已衆人取平萬物以生淑淑淵淵
君子故不可測哉

宮保太宰海豐楊公七袞序

昔皋陶稱翕受敷施九德咸事大臣將搜述索糶
以事 主上非魁然大則翕受之途塞何以載采
采而材諸位崇岡巨壘所謂長育蕃茂而無貲量
者廊衍闕也四瀆發源而注海不自爲宗而宗歸

喙鳴文集卷一

七

墟彼無激流游波碌碌之聲無股引竇注沾沾之
慈而決莽無垠矣嶽瀆之象三公有味哉余嘗貴
正乃覩楊翁而貴大大奚貴哉既已曰大凡清廉
力勇才捷能智文質剛直一切取節之名皆棄不
論譬論馬則百體具論百體無全馬夫正尚矣而
人之貴正人者未有不取節也拾其小捐其大則
人役而非役人惡稱大人若太宰楊翁可謂大矣
事親孝取予廉雖倉卒遇人必以禮所至有頌聲
去則思居塞上用兵屢上功而不處爲九卿以職
長者齟齬于時邁 天子躬大政起田間一歲歷
司空司徒統百官休休茲益著不佞幸承末光聞
觀甚饒急數之有三大一曰以大忠事一人 天
子方體勲蹈華而德施不于天下非臣之尤誰尤
也君心者天地樞紐其務保持而鎮靜之指在當
道志仁之論矣一曰以大度集群才榱桷咸遠洩
渤咸愛聞人善則喜不忌聞人不善疑不敢傳護
人才若自護其目不忍風塵之少傷也一曰以大
公率百僚於物無傷而昵親知莫敢干以私故昔

喙鳴文集卷一

八

之用人也若射覆而今之用人也如懸的射覆者人不能知而宵人魅物既以知之矣懸的者懸於九達之衢昭昭乎若白日之麗青天與衆見者也大人之效如此翁居雛魯間鄒魯之於學固天性哉翁嘗言人母有四心一私心二偏心三自用心四怠易心有一則病或謂翁忠厚太過翁曰忠厚無過哉患不及耳翁嘗言君子務自修毋多望人亦無多慮人翁嘗言道在平操不平之行者去道遠翁嘗言君子務顧盼人務提衡人吾視天下無

卷一

七

七

不善之感於前也翁嘗言吾未嘗跡人之所為為者自為未嘗耳人之所言言者自言此不佞之所會於心者繇斯而談翁以力行其正者也吾故曰大人也是年春翁七十請老上不許五月初度曹君子使不佞祝嘏大人何祝乃酌而稱曰願翁御飛龍登太清均平斗杓制御權衡酌元氣於毫釐流顥澤於寰瀛翁曰善余不佞敢不盡力請再辭再酌而稱曰願翁手六轡範馳驅空馱輪約奔蹄纖阿泰豆後乘前驅示我周行平行不訥翁曰

善今執御者端又借二三君子之助僕敢不力請再辭三酌而稱曰願翁治輿安嚴神明中夜而興盟於昊清夫心如結輜如懸旌如熾火如凝冰俯仰再天地之外少盪而蓋輿傾可不慎與且夫貴日月者常明貴岡陵者常生貴松柏者常茂貴百川者常行願翁儀畢公之勤物懋衛武之交儆舉則思永年之計行必念高山之景無以鄧林輕槎蕩無以江河小蟻漏無以千里易跬步無以六翻藐乎戲故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淑人君子其儀

卷一

七

七

大司徒石埭畢公七十序

令甲大化七十則引年有詔彊留之復就列蓋年以七十為斷迺精神耗息不以年故年或不及而聽去或及之不聽去惟上所財予皇帝十四載大司農畢公請年上曰公端清恭恪神王于壯夫國計倚辦胡可早自解去其勉陪朕蓋上

之眷禮耆碩如此始公嘉靖甲辰魁南宮則稱鴻儒癸丑之後以刑曹郎被徵校春秋得天下知名士多其尤著者同州馬太保肥鄉張大司馬丹陽姜大司寇天台吳少宰崑山顧少司馬皆大雅不群之士其後督學兩浙所羅滋多遽不能數數今在京師者則會稽朱少宗伯及不佞一貫輩如干

家鳴文集

卷一

一

一生曰夫先生天壽之矣其容溫然其頰頰然其身脩然渾然其無稜而介然其無倪蓋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矣一生曰不然子徒既先生之文未既其實先生行方而性直志高而意誠身僂僂乎而介然堅鯁賁育無全鋒雖休休為大而講參揆畫九九不勞又如淮陰之益辨也蟋蟀念居羔羊檢身與進士言必稱先王罔以畸言改厥常居則憂國慮時忠敬誠信可以金石敝矣大農筦錢穀佐縣官之急往心計之臣多方豐其入實引海水灌

漏卮不虞出也紅朽相比第為國家滋侈惜耳無益哉善夫先生之為奏曰臣起農家勤不如儉賚予有節無益不作雖寡入猶寬然餘也惟人亦然有慙煩肥脂而中道夭者有癰瘡不任而延歷壽者其蓋臣之石言哉太倉故蠹業也先生盡剝去使夷簡水旱牘至輒議蠲賑以溝隍感聖心先生之德如此明神之持不亦宜乎一生曰然夫錢穀雖罪屑而於民最近流仁暢慈則朝發而夕騷操急播厲亦遽至而機軼非思入毫芒之間而意

家鳴文集

卷一

一

常在閭閻愁歎之中又不難達拂批逆與左右爭錙銖誰能辦者國家大司徒往獨夏忠靖事累年恭定近稱梁端肅無踰四公先生之節類事與梁天下望先生之據島亭祺謂當在夏郭間也一生曰無稱夏郭昔成周有四世元臣年百歲而老者非先生之先與克勤小物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襲周公之事保釐東郊成周賴之先生將復其世何言夏郭先生之言曰鏡無心猶以照昏權無營亦以用磷而況於人乎故雖於吾輩弟子行俯

僕求箴規不勸先生百歲則於國家亦天地無極
請年未有日也

薊遼保定總鎮官保大司馬銅梁張公入掌

本兵序

今年秋大司馬王公致仕詔群臣議代者僉曰張
公先是御史言諸邊鎮不宜數易上韙之廼張
公實總督薊遼保定軍上重公遷更求其可者
群心咸儀公再推擇上亦竟召公夫邊鎮之重
於他吏薊遼之重於他邊視大司馬之重於鎮正
嚶鳴文集卷十

卷十

十年

張公

等天子重薊遼則曰毋踰公重本兵則又曰毋
踰公公何以得此於上哉天之生才不數而成
之不偶均為政而斯人獨遭溷測崎傾紛綸危地
而後始發其儼瑰璋之才以見耀於當年若有
意乎底厲彫琢之者蓋天與人交贊也張公具文
武上略自令滑則靖劇盜之變備兵皖則靖亂卒
之變鎮上谷則靖强虜索賞之變鎮浙則再討民
與兵之變所至皆預發難待之而談笑以挈之安
廼為薊遼功尤爛然遼孤懸斗辟其人沉鷲忠勇

為國家出死力若薊我宇下地持之若捧玉執盈
惟恐搖之我附虜久虜更挾以邀我急則功有緒
不忍棄緩則示弱啟侮短長時出輕重同得厥不
易哉公於遼則振神慮畢籌筭鼓諸將之氣而時
繼其乏絕於薊則蒐戎設械息民完疆飄忽威武
以警奪虜氣故自甲至於乙才二年所而遼師數
鹵獲醜二千三百有奇薊再擒質夷大嬖只起免
等十輩奪長昂董狐狸二酋賞叩關乞哀乃復之
以金帛搏黍弄雛于掌股群胡嚙臂誓不敢背戢

嚶鳴文集

卷一

十四

經營之烈近罕儼矣夫大司馬於賊方無所不問
而尤急胡附胡則天下猶附四支故曰無踰公大
氏上軍伐謀余觀公生平所為赫然烈者無不以
謀勝未見其發而先至收功於萬全無僥一時之
倖也公嘗曰虜惡能驕我實驕虜我誠伺其釁而
抗之事成虜在吾握不成吾以全師制一虜亦無
患頃虜小入輒請出師勦之軍氣百倍然公非提
空聲而虛喝之實恃吾有以伐之者而後伐之故
論薊遼國家實以遼堅薊論九邊治九邊當如治

遼而後遼始不孤直指奉 上令以八事閱公則
盡兩穀弓弩踰關戰之士資糧山峙關障壁立
索敵而思一試其奇公軍若此大司馬不亦宜乎
抑余甚善乎梅尉之言尉言孝武時衆賢聚于本
朝而隄南沮謀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
起此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而匹夫與
上爭衡也公來大臣胡不重衆賢胡不聚于朝而
何匹夫之敢辟倪於其間不佞日望焉

大司馬霸州王公致政序 代楊太宰作

喙鳴文集 卷一

一五

余同年霸州人王公仕三十禩而為度支度支弊
孔多公務為勤日督諸曹郎治簿書不中程不休
以其間為 主上陳天下大計某某宜施行者指
在節用彊兵設未然之畫云今年以公為大司馬
公益自發舒幾身行其言而會意有所不可遂力
疏歸業駕已二三大夫追思之余嘗讀賈子書論
官人六等談大臣之概歎以為國有若人庶幾重
乎而乃今見公蓋屬者域內恬熙大小臣工斤斤
稟度見謂太平之路晏如矣乃先生獨焦心蒿目

慷慨憤積務信其諤諤之情而毋恤乎耽耽之視
紳弁士以此嚴先生將為藥石乎大臣難矣談何
容易今夫批疑剗劇轂運機旋循之無端叩之不
竭此謀臣之所以智輸也投煩置亂左應右支意
運神營還至立效此才臣之所以能豎也皆世之
所謂難也若夫端操足以範物異采足以銷萌正
笏垂紳鼎呂人國難乃甚已 是惟大臣故曰使謀
臣畫之而使大臣鎮之使能臣營之而使大臣安
之始公之拜大司馬也或曰王公何如余謂王公

喙鳴文集 卷一

一六

在事將令債帥之風不禁而消戰士之氣不鼓而
倍居無何信然凡爪牙之旅于戎者罔敢嬉糗糧
芻稗之供必時靡侵削其毫毛無不飽于伍而騰
于槽嚮之置驛馳使不腆筐篚脩歲時之問于游
間者徘徊國門不敢進毋所謂端操異采足以範
物而銷萌者歟漢公卿之賢不乏乃史所稱有大
臣風者申屠嘉耳武帝素不快于汲黯至論社稷
臣則曰惟黯為近于是乎鄧通扶服乞死而淮南
懾然寢其謀夫漢相即貴倨何繇法天子之弄臣

一右內史耳而力乃鉏兌鏟萌愈于六師彼其素剛直敢諫尊或冒乘輿而難或決城社衆或忤忌諱而隱或摘幽逃孤立行一意金石當開而況於人乎彼有所以豫禁其釁而陰抑其驕者故尺符呼之不得不來口未譙呵而肅於天狼之弧也故曰猛獸在山藜藿為之不採大臣重矣王公歸余安能無桀哉或曰若是則霜霰是雨露非矣日者不霜霰乎曷為解調之哉余應之曰子以一雨露為足以竟天地之大也是不知春夏秋冬四時行為也且雨露之日而微雷霆天地之惠不幾於殫乎社稷之重也海宇之大也胡可以令至公翩翩往也

曹近陽督學四川序

在尚書郎稱治貞亮頌聲者推曹公公新安人用禮起家進士庚辰春官求為禮宗而家弟一中謬辱門下癸未蜀人以督學告天子問天官大宗伯御史大夫僉以曹郎對於是家弟為不佞言曹公往有日也以不佞曾望見曹公明之言蓋不佞

聞客之私為語矣曰夫縣官器任賢哉昔左大冲賦蜀都云江漢炳靈世載其英則長卿子雲氏稱首矣長卿子雲何如人哉不曰子虛託上林侈惟寂寞自投閣乎有如其然行誼之謂何聖天子廣布功令重督學使者指安在乎大夫士第習公之文乎將毋謂文人也而已矣第習公奉職理官謂公枚先生嚴夫子之徒止矣公用經術署文事則彬彬者矣至策行砥躬要以真質獨勝不欲樹頽矜色遊於踔踔之塗又何文之彬彬而行之哉